

韓昌黎全集

一函
十冊

昌黎先生集卷第十四

雜著 書

鄆州谿堂詩

并序○鄆音運秦為薛郡漢為東平國春秋齊人來歸鄆此篇多从石

達銘司馬村柳子厚銘縣北劉村路應碑州縣田氏先廟碑鄆州榮陽靈河上鄭
儋碑衡州徐偃王碑華州蒲城胡珣碑西京北邙權德輿碑廣州南海神廟碑柳
州羅池碑潭州湘陰黃陵碑徐州節度掌書記廳石記其間異同皆以石本為正
長安薛氏有皇甫湜手帖云鄆塘特高古風敢樹降旗而作者之下何人能及矣
崔侍御前日稱歎終席滿座不覺繼燭我唐有國退之文宗一人不任欽慰之極
湜上侍郎宗伯鄆堂正謂此鄆州谿堂也公時為兵部侍郎曰宗伯者文章宗伯
也

憲宗之十四年始定東平三分其地

元和十四年二月平盧都知兵馬使劉悟殺其節度

齊登萊為一道兗海沂密為一道東平鄆郎平盧軍所治以華州刺史禮部尚書兼御史

大夫扶風馬公

下或有

為鄆曹濮節度觀察等使鎮其地

三月以薛平為平盧節度使青

沂州刺史沂海兗密等州都團練觀察使

既一年獲其軍號曰天平軍

舊史穆宗紀云十

三分其地者謂摠及此二人也○濮音卜

長慶元年三月盧龍軍節度使劉總

五年六月鄆曹濮

平軍從馬摠奏也

上即位之二年召公入且將用之

上幽鎮地詔總徙天平而名摠還將

大以其人之安公也復歸之鎮

二年則長慶元年上之

公為政於鄆曹濮也適四年矣治成制定眾志大固惡絕於心仁

形於色。殫心一力以供國家之職。殫心一力或作竭心。力殫或作竭。一或于時沂密始分

而殲其帥。元和十四年沂海將王弁殺其觀察使王逵自稱留後。其後幽鎮魏不悅於政相。扇繼變。長慶元年幽州

盧龍軍都知兵馬使朱克融因其節度使張弘靖以反鎮。謂其月成德軍大將王廷湊復殺其節度使田弘正以反。魏謂二年魏博節度使田布自殺兵馬使史憲誠自稱留後。

歸於舊徐亦乘勢逐帥自置。謂二年武宣軍節度副使王智興逐其節同於三方惟鄆也

截然中居四鄰望之。閩杭蜀及諸本皆有四鄰望之一句。方以石本刪去。○今按文勢及

之邪大凡為人作文而身或在遠無由親視摹刻既有脫誤又以毀之重勞遂不能改若此者蓋親見之亦非獨古為然也。方氏最信閩杭蜀本雖有謬誤往往曲從今此二本幸

皆不誤而反為石本。若防之制水恃以無恐然而皆曰鄆為虜巢且六十年。永泰元年七月以平虜兵

脫句所奪甚可笑也。馬使李正己為本軍節度使傳子納納將彊卒武曹濮於鄆州大而近。曹濮於鄆自為一

子師道至元和十四年敗凡五十五年。是軍所根柢皆驕以易怒而公承死亡之後撥拾之餘剝膚椎髓公私掃地赤立新舊不

相保持萬目睽睽。持或作侍。公於此時能安以治之其功為大若幽鎮魏徐之亂不扇而變此

功反小何也。公之始至眾未孰化以武則忿以憾。或無以憾二以思則橫而肆一以為亦

子一以為龍蛇億心罷精。○億音黷。罷蒲靡切。磨以歲月然後致之難也及教之行眾皆戴公為親

父母夫叛父母從仇讎非人之情故曰易。下或有也字。於是天子以公為尚書右僕射封扶風

縣開國伯以褒嘉之。或無公及封字。縣或作郡。公亦樂眾之和知人之悅而侈上之賜也於是為堂於

其居之西北隅號曰谿堂以饗士大夫通上下之志既饗其從事陳曾謂其眾言公之畜

此邦其勤不亦至乎此邦之人粟公之化○粟平聲一本作繫惟所令之不亦順乎上勤下順遂濟

登茲不亦休乎昔者人謂斯何今者人謂斯何雖然斯堂之作意其有謂而暗無詩歌是

不考引公德而接邦人於道也○德下或無而字乃使來請其詩曰

帝奠九壘九壘九州也壘與壓同有業有年有荒不條不或有河岱之間及我憲考一收正之收或視

邦選侯以公來尸公來尸之人始末信公不飲食以訓以徇孰饑無食孰呻孰歎孰寃不

問不得分願孰為邦蠹或作蟬音義同節根之螟羊很狼貪以口覆城吹之煦之○煦音訓摩手拊之

箴之石之箴或作針膊而礫之○膊音拍礫陟格切凡公四封既富以彊謂公吾父孰違公今可以師征

師石本作師○今按平淮西碑云屢與不寧守邦公作谿堂播播流水淺有蒲蓮深有蓼

葦公以賓燕其鼓駭駭此詩十一章以令叶強以駭叶水皆古音也今有平聲一讀公獨

自清駭古音自與理叶也周官注疾雷擊鼓曰駭○駭西京賦所謂駭雷鼓是也○今按古音

之說甚善吳才老補音補韻二書其說甚詳駭水叶韻如管子宮如牛鳴盎中微如負豕

覺而駭亦一證也沙隨程可久曰吳說雖多其例不過四聲互用切響公燕谿堂賓校醉

通用二條而已此說得之如通其說則古書雖不盡見今可以例推也公燕谿堂賓校醉

飽流有跳魚岸有集鳥既歌以舞其鼓考考公在谿堂公御琴瑟公暨賓贊稽經誦律○誦

省施用不差○施音試人用不屈谿有蓂莢○蓂毗賓切莢也根浮水而生者莢與菰同音菰有龜有魚公在中流右

詩左書無我數遺音亦此邦是床

貓相乳

蜀本乳下有說字○司徒北平王馬援也援字洵美是說先儒或以為幾半論然反復終篇則言北平王之德感應召致不為論矣

司徒北平王蒙貓有生子同日者其一死焉或作其一母死有二子飲於死母母且死其

鳴咿咿

音

其一方乳其子若聞之起而若聽之走而若救之走下或無而字銜其一置于其棲又

往如之反而乳之若其子然噫亦異之大者也

或無也字

夫貓人畜也非性於仁義者也無仁

字非

其感於所畜者半哉北平王牧人以康伐罪以平伐或作罰非是理陰陽以得其宜國事既

畢家道乃行父子兄弟弟雍雍如也愉愉如也視外猶視中一家猶一人夫如是

其所感應召致其亦可知矣易曰信及豚魚非此類也夫非此或作亦其非是愈時獲幸於北平王

客有問王之德者愈以是對客曰夫祿位貴富人之所大欲也得之之難未若持之之難

也得之於功或失於德得之於身或失於子孫

二失字下或並有之字

今夫功德如是祥祉如是其

善持之也可知已既已

或無此二字

因叙之為貓相乳說云

下或有爾字非是

進士策問十三首

非一歲所作編者集之耳

問書稱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以至於庶人龜筮考其從違以審吉凶

蜀本作凶吉○

今按經傳凡言吉凶者多先吉而後凶惟協韻諧聲則或倒用而近世好奇之則是聖人

之舉事興為無不與人共之者也於易則又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

則害成而春秋亦有譏漏言之詞

春秋文公六年晉殺其大夫陽處父公羊傳其稱國如以殺何君漏言也何休註此引易幾事不密為證

是則又似不與人共之而獨運者

下或有也字

書與易春秋經也聖人於是乎盡其心焉耳矣

今其文相戾悖如此欲人之無疑不可得已是二說者其信有是非乎抑所指各殊而學

者不之能察也

老蘇曰聖人之道有經有權有機曰經者天下之民舉知之可也曰權者民不得而知之矣羣臣知之可也曰機者雖羣臣亦不得而知之矣腹心

之臣知之可也此書與易春秋所指各殊也

諒非深考古訓讀聖人之書者其何能辨之

或作此

此固吾子之所

宜無讓者願承教焉

讓下或無者字者下或有也字

問古之人有云夏之政尚忠殷之政尚敬而周之政尚文是三者相循環終始

高祖紀曰夏之政忠

忠之敵小人以野故商人承之以質質之敵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三王之道若循環終而復始

若五行之興四時焉原其所以為心

皆非故立殊而求異也各適於時救其弊而已矣夏殷之書存者可見矣

夏殷下或無之字非是

至

周之典籍咸在考其文章其所尚若不相遠然焉所謂三者之異云乎

遠下或無然字焉或作烏○今按當

有然字而焉字屬下句但其下疑當有一有字作烏亦通其下疑或有一睹字

抑其道深微不可究歟將其詞隱而難知也不然

則是說為謬矣周之後秦漢蜀吳魏晉之興與霸亦有尚乎無也

或無與與字

觀其所為其亦

有意云爾循環之說安在吾子其無所隱焉

問夫子之序帝王之書而繫以秦魯及次列國之風而宋魯獨稱頌焉孔安國曰諸侯之事而連帝王孔子

序書以魯有治戎征討之備秦有悔過自誓之戒足以為後世法故錄之以備王事猶詩錄商魯之頌而鄭康成以為魯得用天子之禮樂故有頌而商頌至孔子之時存者五篇

而夏頌已亡故錄魯以備三頌著秦穆之德不踰於二霸魯非是宋魯之君不賢乎齊晉為後王之法此夫子取予之意也

其位等其德同升黜取捨如是之相遠亦將有由乎願聞所以辨之之說

問夫子既沒聖人之道不明蓋有楊墨者楊朱字子居後與墨子與禽滑釐辨論其說在愛己不拔一毛以利天下與墨子相反墨子名

翟為宋大夫在孔子始侵而亂之其時天下咸化而從焉或無其時字孟子辨而闢之則既廓

如也或無則字今其書尚有存者其道可推而知不可乎或無知其所守者何事其不合於道字非是

者幾何孟子之所以辨而闢之者何說之者或今之學者有學於彼者乎有近於彼者乎作之也

其已無傳乎其無乃化而不自知乎其無傳也則善矣如其尚在將何以救之乎尚在方從閭阮

苑苑作在尚無將字○今按若从方本則尚何以救之乎乃是恐不及救之意與此上下文不相入其說非是諸生學聖人之道必有能言是者

其無所為讓

問所貴乎道者不以其便於人而得於己乎當周之衰管夷吾以其君霸九合諸侯孔子曰桓

公九合諸侯九合者謂兵一匡天下戎狄以微京師以尊四海之內無不受其賜者天下

諸侯奔走其政令之不暇而誰與為敵此豈非便於人而得於己乎人下或無而秦用商字已作身

君之法人以富國以彊諸侯不敢抗及上君而天下為秦使天下為秦者商君也而後代
之稱道者咸羞言管商氏何哉庸非求其名而不責其實歟名下或無而字其實或作於實願與諸生論

之無惑於舊說舊或作記非是句下或有焉字

問夫子之言盡各言爾志蓋上或有曰字又曰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今之舉者

不本於鄉不序於庠一朝而羣至乎有司有司之不之知也宜矣不之或無之字今將自州縣始

請各誦所懷聊以觀諸生之志死者可作其誰與歸此下或有又曰居是邦也六字事其大夫之賢者友

其士之仁者敢問諸生之所事而友者為誰子而或作所為或作其所謂賢而仁者其事如何哉言

及之而不言亦君子之所不為也或無之所二字

問春秋之時百有餘國皆有大夫士詳於傳者無國無賢人焉其餘皆足以充其位不聞

有無其人而闕其官者聞下或有無有字春秋之後其書尤詳以至于吳蜀魏下及晉氏之亂國分

如鐸錄讀其書亦皆有人焉魏字或在晉下謂元魏爾蓋不然也三國之魏豈應畧而不言乎今天下九州四海其為土

地大矣國家之舉士內有明經進士外有方維大臣之薦其餘以門第勲力進者又有倍

於是其為門戶多矣有倍或作加倍而自御史臺尚書省以至於中書門下省咸不足其官豈今

之人不及於古之人邪何求而不得也夫子之言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誠得

忠信如聖人者而妻之以大臣宰相之事有不可乎妻之以或作以妻之非是況於百執事之微者哉

古之十室必有任宰相大臣者今之天下而不足士大夫於朝其亦有說乎

問夫子曰潔淨精微易教也今習其書不識四者之所謂蓋舉其義而陳其數焉

問易之說曰易上或有周字說下或有者字乾健也今考乾之爻在初者曰潛龍勿用在三者曰夕惕若

厲无咎在四者亦曰无咎在上曰有悔卦六位一勿用二苟得无咎有一悔安在其為健

乎二或作一非是又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乾之四位既不為易矣坤之爻又曰龍戰于野此下或有

其血玄黃戰之於事其足為簡乎易六經也學者之所宜用心願施其詞陳其義焉或無所字非是

問人之仰而生者穀帛穀帛豐無飢寒之患者下或有字然後可以行之於仁義之途

措之於安平之地此愚智所同識也今天下穀愈多而帛愈賤人愈困者何也愈賤或作益賤而字

疑當在賤字下但此正與張中丞傳後城壞而其耕者不多而穀有餘蠶者不多而帛有

徒皆死云云者相類恐公自有此一極句法也餘有餘宜足而反不足此其故又何也將以救之其說如何

問夫子言堯舜垂衣裳而天下理又曰無為而理者其舜也歟書之說堯曰親九族又曰

平章百姓又曰協和萬邦又曰麻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又曰洪水懷山襄陵下人其咨

人或作民此試進士當通譯作民字非是天親九族平百姓和萬邦則天道授人時愁水禍非無事也而其言

曰垂衣裳而天下理者何也於舜則曰慎五典又曰叙百揆又曰賓四門又曰齊七政又

曰類上帝禋六宗望山川徧羣神又曰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五載一巡狩又曰分十

二州封山濬川封諸本作隨非是恤五刑典三禮彰施五色出納五言嗚呼其何勤且煩如是而

其言曰無為而理者何也將亦有深辨隱義不可曉邪抑其年代已遠失其傳邪抑其下或有所

字非是已遠或作達矣或無已字二三子其辨焉

問古之學者必有師所以通其業成就其道德者也德下或無者字由漢氏已來氏或作代或無已字師道

日微然猶時有授經傳業者及于今則無聞矣德行若顏回言語若子貢政事若子路文

學若子游猶且有師非獨如此雖孔子亦有師或無雖字問禮於老聃問樂於襄弘是也今之

人不及孔子顏回遠矣而且無師無下或有所字然其不聞有業不通而道德不成者何也或無而字

問食粟衣帛服仁行義以諱死者二帝三王之所守聖人未之有改焉者也今之說者有

神仙不死之道不食粟不衣帛薄仁義以為不足為是誠何道邪聖人之於人猶父母之

於子二於字或皆作于有其道而不以教之不仁其道雖有而未之知不智仁與智且不能又烏

足為聖人乎鳥或作焉不然則說神仙者妄矣

爭臣論

陽城拜諫議大夫聞得失熟指未肯言公作此論譏切之城亦不肯意及裴延齡誣逐陸贄等城乃守延英閣上疏極論延齡罪愆慨引諠申直贄等帝

欲相廷齡城顯語曰廷齡為相吾當取白麻壞之哭於庭帝不相廷齡城之力也
公作此論時城居位五年矣後三年而能排擊廷齡或謂城蓋有待抑公有以激
之歟爭或作諫歐公與范
司諫書溫公通鑑皆作爭

或問諫議大夫陽城於愈城字亢宗定可以為有道之士乎哉學廣而聞多城好學貧不能得書乃求

為集賢寫書吏竊官書讀之城字亢宗定不求聞於人也行古人之道居於晉之鄙晉之鄙人薰其德

而善良者幾千人城及進士第乃去隱中條山大臣聞而薦之天子以為諫議大夫子下

以字城徙居陝州夏縣李泌為陝虢觀察使聞城名泌入相或無人皆以為華陽子不色喜無

薦為著作郎後德宗令長安尉楊靈胥索帛召為諫議大夫或無人皆以為華陽子不色喜無

人字及色居於位五年矣視其德如在野彼豈以富貴移易其心哉在下或有草字移易

字皆非是京人皆想望風采曰陽城山人今為諫官必能以反奉職或作易移初城未至

而城與二弟日夜痛飲人莫能窺其際皆以虛名識之愈應之曰是易所謂恒其德貞

而夫子凶者也惡得為有道之士乎哉在易蠱之上九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蹇之六二

則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夫不以所居之時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也之時之德或若蠱

之上九居無用之地而致匪躬之節以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高不事之心則冒進之

患生曠官之刺興志不可則而尤不終無也蹇上或無以字事下或有上字尤下今陽子

在位不為不久矣今陽子下或有實一匹夫四字或作實一介之聞天下之得失不為不

熟矣天子待之不為不加矣而未嘗一言及於政或無視政之得失若越人視秦人之肥

瘠忽焉不如喜感於其心問其官則曰諫議也問其祿則曰下大夫之秩也夫下或無之字問其

政則曰我不知也有道之士固如是乎哉且吾聞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

不得其言則去今陽子以為得其言乎哉乎上或無複出言字○按此語正謂陽子得若自謂得其言則何不言乎哉或本非是

其言而不言與不得其言而不去無一可者也陽子將為祿仕乎古之人有云仕不為貧

而有時乎為貧謂祿仕者也宜乎躋尊而居卑躋富而居貧若抱關擊柝者可也蓋孔子

嘗為委吏矣嘗為乘田矣亦不敢曠其職必曰會計當而已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若陽

子之秩祿或作祿秩不為卑且貧章章明矣而如此其可乎哉或曰否非若此也夫陽子惡訕

上者惡為人臣招其君之過而以為名者舊本招下注音翹二字武子好盡言以招人過見國語漢書五行志蘇林讀招為翹招舉也宋

元憲曰考他書未獲為翹之意作者當有所據○今按呂氏春秋孔子之勁能招國門之關注招舉也又過秦論招八州而朝同列蘇林亦音翹故雖諫且議使

人不得而知焉書曰爾有嘉謨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謨斯猷惟我

后之德夫陽子之用心亦若此者愈應之曰若陽子之用心如此滋所謂惑者矣滋或作茲非是

入則諫其君出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者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夫陽子本以布衣隱

於蓬蒿之下或無本以字主上嘉其行誼擢在此位官以諫為名誠宜有以奉其職使四方後

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鯁之臣天子有不僭賞從諫如流之美庶巖穴之士聞而慕之東帶

韋昌黎集卷十四

結髮願進於闕下而伸其辭說致吾君於堯舜熙鴻號於無窮也若書所謂則大臣宰相

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且陽子之心將使君人者惡聞其過乎是啟之也是啟或作或

曰陽子之不求聞而人聞之不求用而君用之不得已而起守其道而不變何子過之深

也愈曰自古聖人賢士皆非有求於聞用也有下或聞其時之不平人之不文得其道不

敢獨善其身而必以兼濟天下也必或孜孜矻矻音死而後已故禹過家門不入有而字

孔席不暇暖而墨突不得黔彼二聖一賢者豈不知自安佚之為樂哉誠畏天命而悲人

窮也天天授人以賢聖才能豈使自有餘而已誠欲以補其不足者也補上方本有自字

者指言天之所授也義為長○今按韓公之意乃言天生聖賢非但耳目之於身也耳司

聞而目司見聽其是非視其險易然後身得安焉聖賢者時人之耳目也目下或時人者

聖賢之身也且陽子之不賢則將役於賢以奉其上矣則將或作且將於賢若果賢則固

畏天命而聞人窮也惡得以自暇逸乎哉或曰吾聞君子不欲加諸人或無而惡訐以為

直者若吾子之論直則直矣無乃傷于德而費於辭乎好盡言以招人過國武子之所以

見殺於齊也國語柯陵之會單襄公見國武子其言盡襄公曰立於湮亂之朝而吾子其

亦聞乎愈曰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未得位則思修其辭以明其道我將以明道也非

以為直而加人也且國武子不能得善人而好盡言於亂國是以見殺而好盡言於亂國方本作而言盡言

盡言於亂國○今按方本殊無文理

傳曰惟善人能受盡言謂其聞而能改之也子告我曰陽子可以為有道之士也今雖不能及已陽子將不得為善人乎哉

或無哉字林少頤曰退之譏陽城固善矣及退之為史官不敢褒貶而柳

子厚作書以責之子厚之責退之亦猶退之之責陽城也目見泰山不見眉睫其是之謂乎

改葬服議

經曰改葬總

見儀禮喪服篇

春秋穀梁傳亦曰改葬之禮總舉下緬也

魯莊公三年五月葬桓王穀梁傳曰改葬也改葬之

禮總舉下緬也緬謂遠也

此皆謂子之於父母其他則皆無服何以識其必然經次五等之服小功之下然後著改葬之制更無輕重之差以此知惟記其最親者其他無服則不記也若主人

當服斬衰其餘親各服其服則經亦言之不當惟云總也

云一作言

傳稱舉下緬者緬猶遠也

下謂服之最輕者也以其遠故其服輕也

最輕下或無者也字故下或無其字

江熙曰禮天子諸侯易服而

葬以為交於神明者不可以純凶况其緬者乎

或無其字

是故改葬之禮其服維輕

二年穀梁傳註

以此而言則亦明矣衛司徒文子改葬其叔父問服於子思子思曰禮父母改葬

總既葬而除之不忍無服送至親也

舊唐禮儀志云田再思議曰改葬之服鄭玄服總三月註云訖葬而除

非父母無服無

服則弔服而加麻

自衛司徒文子已下皆孔叢子抗志篇之文弔而加麻無服字

此又其著者也文子又曰喪服既除然

後乃葬則其服何服

葬下或有者字或有也字

子思曰三年之喪未葬服不變除何有焉

亦孔叢子之文未下或有

除字非是

然則改葬與未葬者有異矣古者諸侯五月而葬大夫三月而葬士逾月

隱元年左氏天子大

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逾月外姻至

無故未有過時而不葬者也過時而不葬

或無下謂

之不能葬春秋譏之

春秋隱公三年八月癸未葬宋穆公公羊傳曰過時而不日謂之不能葬之也

若有故而未葬雖出三年子

之服不變此孝子之所以著其情先王之所以必其時之道也雖有其文未有著其人者

以是知其至少也

或無是字

改葬者為山崩水涌毀其墓及葬而禮不備者若文王之葬王季

以水齧其墓

呂氏春秋惠公說魏太子曰昔王季隱葬于渦山之尾樂水齧其墓於是更葬

魯隱公之葬惠公以有宋師太子少

葬故有闕之類是也

隱元年左傳十月改葬惠公惠公之薨也有宋師太子少葬故有闕是以改葬諸本無故字考之左傳當有

喪事有進而

無退

禮禮弓文

有易以輕服無加以重服殯於堂則謂之殯瘞於野則謂之葬近代已來事與

古異或游或仕在千里之外或子幼妻稚而不能自還

稚下或無而字

甚者拘以陰陽畏忌遂葬

於其土及其反葬也遠者或至數十年近者亦出三年其吉服而從於事也久矣又安可

取未葬不變服之例而反為之重服歟在喪當葬猶宜易以輕服况既遠而反純凶以葬

乎若果重服是所謂未可除而除不當重而更重也

而除下或有之字更下或無重字非是

或曰喪與其易

也寧戚雖重服不亦可乎曰不然易之與戚則易固不如戚矣雖然未若合禮之為懿也

儉之與奢則儉固愈於奢矣雖然未若合禮之為懿也過猶不及其此類之謂乎或曰經稱改葬總而不著其月數則似三月而後除也似或非作子思之對文子則曰既葬而除之今宜如何曰自啓至于既葬而三月則除之啓下或有殯字至下或無既字今按禮有自啓至于反哭之語未三月則服以終三月也曰妻為夫何如曰如子或無曰如二字非是無吊服而加麻則何如曰今之吊服猶古之吊服也

省試學生代齋郎議

諸本此下有貞元十年應博學宏詞九字

齋郎職奉宗廟社稷之小事蓋士之賤者也執豆蓬駿奔走

書記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蓬駿大也

以役

于其官之長不以德進不以言揚蓋取其人力以備其事而已矣奉宗廟社稷之小事執

豆蓬駿奔走亦不可以不敬也於是選大夫士之子弟未爵命者子或無之字以塞員填闕而

教之行事其勤雖小其使之不可以不報也必書其歲歲既久矣於是乎命之以官而授

之以事其亦微矣哉學生或以通經舉或以能文稱其微者至於習法律知字書皆有以

贊於教化可以使令於上者也自非天姿茂異曠日經久以所進業發聞於鄉閭所進或作進或

或作進以稱道於朋友薦於州府而升之司業則不可得而齒乎國學矣然則奉宗廟社

稷之小事或無然字稷下或無之字任力之小者也贊於教化可以使令於上者德藝之大者也其亦

不可移易明矣今議者謂學生之無所事謂齋郎之幸而進不本其意因謂可以代任其

事而罷之蓋亦不得其理矣亦或作以今夫齋郎之所事者力也學生之所事者德與藝也以

德藝舉之而以力役之是使君子而服小人之事且非國家崇儒勸學誘人為善之道也

此一說不可者也抑又有大不可者焉宗廟社稷之事雖小不可以不專敬之至也古之

道也今若以學生兼其事及其歲時日月然後授其宗彝黻洗其周旋必不合度其進退

必不得宜其思慮必不固其容貌必不莊此其無他其事不習而其志不專故也非近於

不敬者歟非上或有此字又有大不可者其是之謂歟若知此不可此或作其將令學生恒掌其事而

隱壞其本業則是學生之教加少教或作數學生之道益貶而齋郎之實猶在齋郎之名苟無

也大凡制度之改政令之變利於其舊不什則不可為己又況不如其舊哉什或作然此

利不百不變法工不十不易器是也如下或有於字考之於古則非訓稽之於今則非利奪其名而求其實則失其

宜失或作去故曰議罷齋郎而以學生薦享亦不得其理矣文苑此篇前後有議曰謹議四字

帝拾議或作拾祔○今按篇內皆作帝拾禮三年一拾五年一帝拾者合也謂以昭

陳京傳及禮樂志前後議者不一陳京始建議繼有禮儀使顏真卿議左庶子李

嶸等七人議吏部侍郎柳冕等十二人議司勳外郎裴樞同官縣尉仲子陵京北

少府韋武等議左司陸淳議左僕射姚南仲等獻議五十七封尚書王紹等五十

五人議鴻臚卿王權又申衍之公所排五說即此諸人議也其間惟顏魯公議與